

曾文正公奏稿

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二十四目錄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

正月二十七日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

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繼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

二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句容縣城摺

三月二十五日

近日軍情片

謝交部從優議敘

恩摺

三月二十七日

克復金壇縣城摺

四月十二日

徽州防軍挫失摺

全日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

全日

近日軍情片

憑陳餉絀情形片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以冀規復舊制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覆奏京倉需米摺內曾將  
籌辦南漕情形略陳大概在案伏查淮南鹽課甲於天下自長  
江梗阻引岸廢弛疊經前督臣於咸豐四年奏辦就場抽稅販  
戶下場細鹽收課甚微又於七年奏改設局征稅令水販就棧  
採買稍有成效但每年所徵課銀較全盛時尙不及十分之一  
總因楚西引地未通鹽無去路是以課無來源現在江路肅清  
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自應趕緊設法運鹽濟售力圖  
整理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鄰鹽之侵灌太久西岸則食

浙私粵私而兼以閩私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潞私引地  
被占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釐積重難返  
久假不歸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出江  
自儀徵而金柱關而荻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於楚  
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爲大宗諸軍仰食性命相依  
勢不能慨行裁撤臣博訪眾論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時勢仍  
仿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請爲我  
皇上覈陳其略自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不能與之相  
敵江楚百餘州縣徧地皆是查之不勝其煩堵之且恐生變計  
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爲官而淮

鹽亦得逐漸進步現已咨明湖廣江西各舊撫將鄰私金酌量加抽聽鄰鹽與淮鹽并行不悖譬之田產被客民佔據田主初歸姑與客分耕而食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佔田之客申鄰鹽之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約共在十五兩以上所分濟者下游爲都興阿之餉馮子材之餉李世忠之餉上游爲臣與官文部下之餉皆萬不可停者臣與各處咨商鹽釐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暫緩除揚鎮兩防宜照舊額外其餘未始不可少減臣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今改爲到岸售銷後彙總完釐分解各軍前之收十五兩有奇者今改爲楚岸每引抽銀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

錢四分皖岸每引抽銀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又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挾貲求利無不願價值常昂保而勿失然不由官爲主持往往見小欲速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貨而先銷不肯守日而賠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如風捲潮退雖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與商俱受其害現於楚西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小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賈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明目張膽猶不難派兵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所謂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經改復道光三

十年舊章每引正鹽六百斤分細八包每包另給涵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發大票隨時填給并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立即嚴加懲究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即按律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茲四者均就目前之要務及道光年間之成規參酌而損益之無論官運營運悉照商運一律辦理至應完課銀因鹽釐爲數過重未能遽議加增仍照咸豐七年奏案徵收向來鹽課按半年奏報一次今擬將各處彙收之釐亦分上下半年隨課並報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餘戶口大減以今日之民數照承平之引額恐運銷不



及一半加以鄰私充斥挽復非易殷商絕少招徠尤難能否漸有起色殊無把握臣惟有督飭署運司忠廉實力講求以期國課軍需兩有裨益所有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淮北以鹽抵課紊亂舊章疲壞已極經部

奏奉

諭旨飭令設法辦理容俟辦有頭緒另行覆奏合併陳明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中積糧未罄仍爲負隅死守之謀另股分  
擾上興埠力山柘塘等處十二月二十八夜窺犯溧水該城守  
將王可陞登陴防禦賊不得逞僞侍王勾結堵逆黃文金及廣  
德餘黨於正月初二日由甯國縣上竄初六日已至績溪人數  
頗多勢甚剽疾意在衝過徽州直上江西沈葆楨探得賊勢趨  
重東路於臘底調韓進春五千餘人移防玉山調席寶田等軍  
萬人移防婺源臣亦調毛有銘一軍由安慶過江馳赴休甯均  
爲江皖交界游擊之師惟連日大雪數尺各軍不能成行未知  
果不落後著否深爲焦慮合將大概情形由驛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賊竄績溪旋經官軍攻復并在歙南截剿獲勝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僞侍王李世賢賊黨由甯國縣竄入績溪臣於正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自新正以來徽州等處探報均稱侍逆擁眾上行將由徽浙以竄江西溧水等處探報則稱侍逆尙在溧陽將攻溧水以救金陵二說互異臣合各路稟報參觀則竄徽者侍賊之黨羽也約分四枝以一枝趨績溪以一枝趨績屬之大石門轉向歙縣南鄉以二枝趨浙江之昌化上窺遂安正月月初六日績溪旣陷賊卽延踞雄路孔靈等處意將直撲徽州

府城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於初八日率所部八營自徽城出  
紮吳山鋪分駐新管地方俄有紅衣悍酋帶馬步賊隊層層擁  
至我軍列陣迎戰傷賊馬二騎斬執旗賊數人唐義訓乘賊少  
卻催軍偪剿自龍塘以達雄路盡毀賊館賊向績城孔靈兩路  
退走回顧各山賊旗展動恃有後援旋馬轉鬪我軍奮力猛擊  
斬馘尤多比及日哺收軍適左宗棠部將王開琳督帶老湘營  
由屯溪馳至唐義訓與之商定次日會師進攻初九日王開琳  
率隊由臨溪大路進唐義訓率隊渡過臨溪對河與賊戰於孔  
靈陣斬百餘賊追襲十數里將爲薄城之計王開琳自臨溪驅  
賊至七里牌踰卡而登直抵城南一帶賊遽返走入城唐義訓

麾兵夾擊斜入城西城賊由東北兩門遁出諸將士乘勝併進  
馳翦尾股立復續城仍回臨溪下寨此正月初八日擊敗雄路  
股匪初九日會復續溪縣城之情形也維時賊之在大石門者  
已由大嶺竄至鴻琴七賢方村等處係歙之阜南鄉距城三四  
十里其在昌化境內已由白牛橋竄過威坪街口大周圍等處  
係歙之水南鄉距城亦祇百有餘里王開琳以賊注南路慮越  
休甯斜竄而上也引軍回駐屯溪唐義訓則出佛嶺及南源口  
以截之初十日唐義訓前隊既發訓知大周圍下游有賊過河  
急揮後隊冒雪追及忍寒決戰頗有殲擒旋聞續溪敗賊并聚  
於鴻琴七賢各村落不可不移軍往剿是夜駐師南源口十一

日風雪轉厲唐義訓部隊迤邐而進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惶遽失措多有蹲伏雪中而就戮者流血沒脛雪泥盡赤我軍入村搜捕俘執其酋誅夷凍餒之匪不復成伍十二日唐義訓迎擊昌化另股十三日追剿深渡零賊沿途抄殺正擬進取街口威坪一路詎此路之賊已竄往遂安所屬之郭村而王開琳屯溪一軍旋出白際嶺赴援遂安矣此初十至十四等日截剿歙縣南鄉疊獲勝仗之情形也臣查此次侍逆各黨上犯股數甚眾意在衝過徽州就食江西腹地雖經唐義訓王開琳等攻克績溪旋有歙南之捷徽郡暫告肅清而遂安一帶賊勢尙重現又擾及開化之馬金街該處一通休甯一通婺源一通常玉兩山

臣所謂毛有銘一軍於十七日由安慶渡江計此時可抵休甯  
沈葆楨所派席寶田等移守婺源之軍韓進春等移守玉山之  
軍亦據先後到防除飭各軍扼要分堵力保江西藩籬外所有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南獲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攻克鍾山石壘扼斷太平神策兩門遂合金陵城圍  
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金陵一城延亙百有餘里自曾國荃駐師雨花台以  
來奪取附城諸要隘東西南三面悉爲我有惟鍾山僞壘尙未  
克復城北兩門尙未合圍終不能制賊之命上年十一月閒穴  
地轟城未遽得手不得不經營城北先扼糧路爲布合長圍之  
謀曾國荃商之楊岳斌飭派彭楚漢丁泗濱各師船雪夜巡江  
見奸民小划載米偷渡輒要而奪之以斷江面之接濟又派朱  
洪章武明良熊登武羅雨春沈鴻賓蕭開印等營各出三成隊

繞過鍾山之後分夜輪擊以扼陸路之接濟然城北地面太寬洪逆與忠酋踞守老巢仍堅伏而不動其兩夜搬運賊糧亦有防不勝防之慮曾國荃調聿志俊五營渡江守金柱關騰出朱南桂等六營助圍金陵甫至三汊河適值大雪連朝平地數尺人馬阻絕頓兵未發比至正月十六日始令陳萬合胡克安帶桂後等營由草鞋夾登岸而朱南桂率黎冠湘彭維祥等繼進將欲移營城北旋於二十夜偵知忠酋之子僞二殿下率黨數千自太平門赴句容護糧進城經朱洪章等潛約各營伏兵要路羣起截擊斬七百餘級執二百餘人棄糧阜積狼籍道左次日曾國荃親督朱南桂張詩日譚國泰梁美材等各率親兵槍

隊至洪山北固山神策太平等門外周歷形勢詳勘營基適忠  
首先由城中糾大股出鍾山之南猛撲嘉字營濠牆爭拔地鉞  
躍躍欲上我營以槍礮憑牆環擊賊不少卻朱洪章與武明良  
等見賊抵死來犯知非痛剿無以挫其鋒遂畱兵守定營寨一  
面率隊出濠分路夾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等向右路武明  
良武義山等向左路舉旗直前搏戰移時殲賊數百賊乃返走  
上山鍾山之巔有石壘僞名曰天保城羅雨春攀崖直上中槍  
幾墜沈鴻賓率哨弁繼至各挾火毬火箭從壘後擲入賊多冒  
火突出各弁勇從礮眼中肉薄而登所遇輒殪出壘之賊又經  
朱洪章武明良等四出抄殺無一得脫立將鍾山石壘克復以

長勝營四哨守之二十三等日賊又兩次來撲曾國荃撥軍擊退後遂飭黃潤昌熊上珍移駐山嶺分戍天保城二十四日派蕭孚泗蕭慶衍馬步十二營出山北列隊太平門外護修二壘以王遠和等湘後左右營守之維時梁美材所部紮洪山朱南桂所部紮北固山堵住神策門大路僅餘元武湖一段無兵分駐然隔水甚寬援賊不得入城賊不得出而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合矣臣查曾國荃屯兵金陵苦守苦戰將及兩年始將城外數十石壘全數攻克抄過北路以成四面包舉之勢其距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坝溧水金柱關均有重兵駐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克復外援將絕糧米無多仰仗

聖主威福如果克此堅城當不致有大股逸出貽患他方惟是  
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偪困數十萬賊深慮窮寇衝突  
抵隙蹈瑕譬之堵塞河決合龍固屬可喜走埽亦復可虞每念  
臣弟國荃才力淺薄荷此重任臣尤惴惴如履春冰除飭各營  
加倍穩慎外所有官軍攻克鍾山偽城金陵合圍緣由謹繕摺  
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再近日上游軍情侍逆之黨僞凜王一股於正月十七日由胡樂司續竄續溪十三都時唐義訓在歙南剿賊移軍馳至續境賊見官軍卽走僅斬尾隊數百而還其另股之闖入遂安者十五十七等日經王開琳迎擊於中洲昏口一帶疊有斬擒賊乃由馬金嶺華埠分枝一向婺源一向玉山其向婺源者由白沙關內犯席寶田等軍於二十口在楓橋頭大獲勝仗其向玉山者由七都球內犯韓進春一軍於二十三日在洋口大獲勝仗該逆雖屢經敗挫而銳意上竄但求覓食以儉生絕不返顧以圖全現已繞至廣豐又繞至鉛山湖坊勢將蔓延腹地窺伺撫

建兩郡臣調席寶田一軍援剿廣玉撫建等處又與撫臣沈葆楨咨商或添調繼果等營回顧江西腹地所幸此次竄江尙非大股凶悍之賊除忠逆紮在金陵勢難他竄外如堵逆黃文金尙在湖州輔逆楊輔清未知的在何處侍逆溧陽老巢新爲蘇軍所破聞該逆率其黨王歸併湖州目下湖州賊數極多由安吉孝豐昌化遂安以竄江西毫無阻隔如侍堵等逆接續上竄則三省交界之游兵江西內地之防兵均嫌單薄臣當嚴飭唐義訓毛有銘等軍慎守徽休兼顧馬金以固藩籬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陳大概伏乞

聖鑒謹奏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正月二十九日

寄諭前因南岸各軍不敷分布曾經諭令曾國藩酌量情形調  
都興阿所部渡江協剿復因甘省回匪鴟張特命都興阿前赴  
綏遠城會同德勒克多爾濟辦理防務并令富明阿卽日前赴  
揚州接統所部扼守江北惟念都興阿老成持重久於行陣深  
得兵心此次奉命北行所部揚防兵勇非有諳練戎機之大員  
不能接統富明阿患病尙未銷假且北省需才正急將來尙有  
另行簡用之處自應趕緊遴選將才以備任使現在江北文武  
大員惟吳棠剿捻向稱得力第伊久在清淮一帶督兵與揚防



兵勇素不相習且恐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卽有鞭長莫及之慮吳棠可否令其接統都興阿所部若移紮揚州能否兼顧清淮之處著曾國藩酌覈具奏詹啓綸帶兵亦稱得力如令吳棠赴揚督兵能否駕馭得宜詹啓綸本任係徐州鎮總兵似可飭令赴任以重職守陳國瑞勇敢素著如令接統揚防或幫同吳棠辦理尙能融洽其能否獨當一面之處并著曾國藩察看迅速覆奏儻吳棠陳國瑞二員內均難調派卽著該大臣於所部各員內擇其謀勇兼全材能統眾者奏請派赴揚州接帶兵勇庶江北守禦不至空虚且與大江以南聯爲一氣至黑龍江馬隊非有諳習情形之大員不能統率都興阿前赴綏遠

會辦防剿所有黑龍江馬隊即可令其隨帶北來藉資得力其餘都興阿所部兵勇均著曾國藩仍遵前旨分別布置調派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查漕運督臣吳棠久踐戎行閱歷最深江北情形亦熟實堪接統此軍惟清淮界連三省今日已成重鎮皖豫苗捻之餘黨山東幅敦各匪之根株一日未除清淮一日不可無統兵大員爲之鎮壓揚州距清淮四百餘里難於兼顧誠如

聖諭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卽有鞭長莫及之慮陳國瑞驍勇善戰罕有倫比惟年僅二十餘歲桀驁之氣未化近日

養病高竇境內縣署頗受其侮辱民間亦畏其騷擾又與李世忠積不相能斷難獨當一面以臣愚見宜令僧格林沁吳棠等挾以征戰收其猛鷙之用不宜使之接統揚軍并不可使之幫辦揚防恐長降將驕蹇之風亦杜揚滁互鬪之漸李世忠近稟復臣處除遵示酌畱千餘人外餘限二三月一概散遣城卡一律交出雖可信該提督斷無變志而其部下素無紀律難保不另生枝節宜令陳國瑞與之隔絕愈遠愈妙詹啓綸亦係降將往年販鹽擾民聲名平常近歲漸就範圍都興阿北征之後恐非他人所能駕馭應如

諭旨飭赴徐州本任以聯東豫之氣至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

將材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昔年曾  
隸臣部者楊岳斌母病未痊終將籲請開缺彭玉麟專管水師  
亦難更膺他任惟降補藩司唐訓方居心寬厚耐勞愛民戰守  
均屬嫻習於李世忠亦撫馭得宜若令接辦揚州防務可期妥  
適第才識稍短又係甫經奉

旨降補之員非臣下所敢奏請惟有恭候

皇上聖裁特簡大員接統揚防一軍該軍馬隊自應隨都興阿  
全數北行其水師之紅單等船卽可由微臣兼轄酌量裁撤以  
節糜費臣謬膺重寄不克儲選賢將以備

朝廷之器使曷勝愧悚欽奉

諭旨殷殷垂詢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籌議停補額兵摺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接准部咨

議覆湖北巡撫嚴樹森奏請停補江蘇

浙江安徽等省綠營額兵一摺奉

旨著各省督撫悉心籌畫妥議具奏又准前安徽撫

臣

唐訓方

轉准親王僧格林沁咨稱皖境苗捻各匪漸次削平自宜整飭

營伍分兵駐紮庶可隨時彈壓地方以期日久安謐等因當經

札飭安徽善後局司道會查議詳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詳稱皖

省額設制兵自軍興以來大半奉調出征其畱存各屬城汛者

每因郡縣失陷遷避鄉里或附託軍營爲當差餬口之計此時  
地方新復各大小文武衙門文卷蕩然無存不但征兵之歸伍  
與否一時未能查考卽各屬之城汛弁兵應給薪糧亦且無從  
核斷溯自楚師東下地方之守禦本無藉於州縣存城存汛之  
兵況皖南壽春兩鎮皆在行間帶勇所轄各協營兵散處零星  
該鎮將多不能隨時簡校而將弁各缺旣無兵卒可使操防卽  
照常敘補亦屬無事可辦現雖皖北苗捻各匪次第削平然楚  
豫捻股根株未盡駐防各軍尙難悉數全撤金陵賊勢窮蹙屢  
欲潰突江西其皖南各防亦尙未能鬆勁是皖省防剿彈壓諸  
事宜仍須有大枝勇丁鎮駐其閒原設營兵應請仿照浙江辦

法暫緩募補以節

糜費等情具詳請奏前來

臣

查浙江綠營業

經左宗棠覆奏暫  
旨允准在案安徽  
盡應如該司道等  
星孱弱之兵卽予  
統俟一二年後軍  
以實營伍而復舊  
有裨益所有遵

行撤裁將弁暫緩敘補奉  
一省被賊蹂躪最久原設綠營額兵散亡殆  
所議仿照浙江成案潰卒不准收伍閒存零  
一律裁撤其營汛將弁缺出并請暫緩敘補  
事大定或挑選勇丁或招募鄉民次第簡補  
制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於地方戎政較

旨議覆緣由謹會

同安徽撫

臣

喬松年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撲僅於水西旱西兩門放出老幼婦女萬餘人爲節省米糧之計曾國荃悉心布置總以使賊不能衝出爲要鮑超東壩之師久無戰事臣檄令分營進取句容丹陽一帶如克復句容卽以全軍駐之專防金陵城破後截剿冒死外竄之賊不令貽患他省廣德州踞匪亦以糧盡棄城於十五日遁歸湖州目下湖州羣匪麇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覓生路所幸左宗棠分派各軍扼防淳安遂安華埠等處甚爲周密臣亦嚴飭徽甯各防聯絡要擊其業經內竄江西者初九日席寶田馳剿金谿獲勝十一日收復縣城賊乃由瀘溪潛

向建昌十二三四等日該郡水陸防軍在萬年橋等處三戰三捷十六日楊錦斌於郡南小挫一次韓進春於郡東獲勝一次十八日賊撲附城各營席寶田會同韓進春劉勝祥等軍併力迎剿大敗之有此一捷當可保全腹地完善之區沈葆楨又添調繼果營一軍回顧撫建或可驅除出境惟據席寶田稟撫建股匪人數實有八九萬眾未可輕視應請一體嚴防免致變成流寇又煩兵力前奉旨飭下閩粵兩湖寄諭飭臣卽派楊部歸其統帶等因湖之南五百里江忠義舊部精捷一軍駐守婺源新建等處又

在鄱湖之北四百里均非水師所能兼顧江西水師有劉于潯  
孫昌國二軍盡敷分布而精捷一軍業經奏調江忠朝統帶據  
報起程來江亦未便另派大員兼統是楊岳斌師船駛至上游  
無裨於江西防務似不若仍紮金陵江面尙可斷接濟而防竄  
越所有近日軍情及楊岳斌無庸飭調緣由理合附陳大概伏  
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江西牙釐仍應歸 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戴之功恭摺奏  
祈

聖鑒事竊

臣接准江西撫 臣沈葆楨咨稱以江西軍務方殷請

將茶稅牙釐歸本省經收於二月二十六日具奏鈔摺咨會到

臣伏查 臣軍奏撥江西之餉前後約有三項 臣初任江督奉

旨兼辦皖南軍務其時江南六府糜爛皖南僅存祁門一縣一

片賊氛無從下手 臣於是奏辦江西釐金以充東征諸軍之餉

奏撥江西漕折五萬以充徽甯兩防之餉逮二年四月因各軍

逃亡過多又奏九江洋稅三萬以清積欠先後奉

旨允准沈葆楨到任後於元年九月奏明將漕折截畱不解臣  
營二年六月奏畱洋稅專充江忠義席寶田之餉并未解過臣  
營一次此兩項者臣均未具疏覆奏力與爭辯此次截畱牙釐  
不能不縷陳而力爭者實因微臣統軍太多月需額餉五十餘  
萬前此江西釐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可發餉六成今年則僅  
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至八成以上臣軍欠  
餉十六七箇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五月卽以民困而  
論皖南及江南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  
炊煙江西亦尙不至此請我

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

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於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係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今蘇浙之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忠逆堅悍異常屢掘地道俱未得手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彌望臣之愚計諄囑曾國荃鮑超等總須力扼竄路不使逆酋挾大股衝出貽患他方至克復之遲速尙難預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大軍合圍功敗垂成彼時圍師比今日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十萬徒以遲延未

發尙爲軍士藉口全局決裂況今日餉需奇絀朝不謀夕安得不爭江西之釐以慰軍士之心此臣之隱衷外人詫爲過慮惟冀

皇上鑒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我

朝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畱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然疆臣旣得專筦利權則督與撫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輕重主客之分臣嘗細繹會典事例大抵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



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麗也釐金應歸臣處主政以其與兵事相附麗也釐金之起始於咸豐三年雷以誠倡辦於揚州專爲髮逆兵事而設初非

國家經制之款

臣

忝督兩江又綰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

臣皆得奏明提用卽丁漕洋稅三者一一分提濟用亦不爲過

何況釐金奏定之款尤爲分內應籌之餉不得目爲協餉更不

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

臣

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

餉之地謂安徽應籌耶則喬松年亦得執本省隔省之說以相

拒謂江南蘇松各屬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之多亞於臣處戰

事之殷倍於上游除議定月解四萬外勢難再行提用謂江北

淮揚各屬應籌耶則襄下河蕞爾之區臣與吳棠富明阿馮子材四人爭剝競取其何能給且畛域之說太明則鎮揚兩防斷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帥必有窒礙難行之日臣竊以爲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廣東七成之釐金湖南東征局之釐金皆非臣分內應得之餉用兵太久乞鄰救飢私衷耿耿如負重疚然毛鴻賓惲世臨不遽奏請停止者知臣處人不敷出甚鉅也一俟軍務稍定臣卽當奏明先還廣東七成之釐次罷湖南東征之餉斷不肯久假不歸蹈專利之陋習而不自覺此心籌之熟矣抑臣又聞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制見諸會典載諸坐名

敕書臣又曾奉

特旨節制江西巡撫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懇辭

特旨之節制一時之異數臣得而辭之會典

敕書之節制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

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卹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於

臣處軍餉論分論情皆應和衷熟商元年八月間臣軍疾疫

大作死亡無算而忠逆大舉援救金陵危險萬狀沈葆楨乃於

是時截留漕折銀四萬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實屬不近人情二

年潯關洋稅一案臣奏撥三萬兩奉

旨允准沈葆楨旋奏留專供江席二軍之餉欽奉

寄諭以皖營軍餉短絀飭撫臣妥籌兼顧如數分撥逮關道蔡錦青分撥萬五千兩解至臣營沈葆楨乃大怒嚴札申飭蔡錦青并移咨詰問臣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此次截留釐金亦并未函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開罪而不肯一與商酌以爲事勢緊急無暇遠商耶則前年漕折去年洋稅今年釐金三事中豈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者殊不可解人恆苦不自知或臣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幾微不慎動成仇隙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頗能虛心檢點卽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

一案

臣接撫

臣峻

詞詰問之

咨曾經密函

婉復茲特鈔呈

御覽以明

臣

不敢有挾權市德之意自此二案外

臣

之公牘私

函在江西者極多其中如有挾權市德措詞失當者請

旨飭下沈葆楨多鈔數件進呈倘蒙

皇上摘出指示或有顯過

臣

固甘受譴罰卽有隱慝

臣

亦必痛

自懲艾若

臣

返躬內省則自覺對沈葆楨而無愧卽訊諸大廷

質諸鬼神而無慙而沈葆楨專尙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

堪者

臣

亦不復能隱忍不言矣

臣

處自聞截去江西釐金之信

各軍人心皇皇轉相告語大局實虞決裂合無籲懇

天恩飭諭江西釐金仍全歸

臣

處經收以竟將歲之功俟金陵

克復之日立即請

旨分成勻濟一面派撥重兵回援江西兼顧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劉子潯孫昌國三軍需餉五萬有奇循舊仍由江西釐金供支外其江席兩軍萬人亦必於釐金項下竭力分撥特不可遽改局面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所有江西身釐應歸臣營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賊常放婦女幼孩出城以爲節食之計洪  
西忠逆堅忍異常前此兩次掘穿地道及二月初七日雲梯猛  
攻均未得手鮑超一軍於三月初六日與賊戰於句容城下大  
敗之次日遂復縣城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從此金  
陵以外城壘悉爲我有當不能以大股衝出貽患他方惟營中  
餉需奇絀米糧昂貴深慮軍心不固另生波折杭城克復後賊  
由德清併入湖州該處股數日多恐仍將覓食上竄臣與左宗  
棠之師在於徽浙之交節節布置以防羣賊再犯江西其前此  
竄入建昌境內者一枝趨南豐一枝趨新城并分股擾及廣昌

界上席寶田劉勝祥韓進春等均在南豐二月二十三、四日屢獲勝仗，斬僞天將譚福於陣，其精捷營一軍亦由貴溪馳赴南豐。新城若能克復，該縣使前股不能立定，巢穴則後股亦難跟蹤。上竄庶剿辦不甚費手，除句容戰狀另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聖鑒謹

奏



克復句容縣城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爲官軍攻復句容縣城生擒二酋乘勝剿平寶堰賊壘恭摺  
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鮑超一軍進攻句容克復縣城生擒兩僞王臣於本  
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先是句容踞逆僞守王方海宗部黨  
攜貳有誓爲死守者有願爲內應者方海宗知眾心不固又聞  
鮑超大軍將至卽在金壇寶堰等處糾結僞翰王項大英僞列  
王方成宗兩大股同守句容以拒我三月初五日鮑超親督各  
營冒雨疾馳行過溧水攻三岔賊卡破之初六日軍次句容所  
屬之塔岡距城祇十里正在修築營寨間詎城中突出三四萬

眾密布山岡彌望皆賊意將乘我立營未定悉銳猛撲鮑超卽令周有勝王衍慶鄭德亮等七營直前迎敵以宋國永帶領譚勝達易昌煥段福唐仁廉等八營攻其左以馮標帶領劉順隆何田玉李文益孫開華等八營攻其右兩軍相搏戰至數時殊不少卻黃海清唐得勝閃連升劉得勝蔣魁南等各率騎隊分左右兩路越過田隴直抄賊後其雲慶更以步隊佐之賊見歸路將斷大譁欲遁我軍且戰且進逼近城下殲賊數千附城四壘之賊相顧錯愕亦卽一哄散走鮑超料城賊膽落利在速圖乃飭各營齊施槍礮徹夜環攻漏至四下忽見城東一角火光燭天知內變已作急引軍東向而賊已啓南門傾巢衝出諸將

士乘勢截剿斬馘尤多并縛二酋以獻俄有翟本邦等內應七人叩馬通報指擒賊而言曰此偽翰王項大英偽列王方成宗也遂於初七日黎明相率入城立將句容克復派員檻送二酋前來安慶臣於十八日訊明正法距句容四十五里曰寶堰南通金壇北達丹陽有五堅壘在焉維時句容逆首方海宗遁至該處與壘賊偽顯王袁得厚合謀阻進兵之路初九日鮑超率隊前往摩壘而攻賊但穴牆施礮堅閉不出是夜派婁雲慶唐得勝等潛伏壘下又派馮標鄒連陞胡良作等五路併進萬槍齊發子如雨集賊漸不支各軍負草填濠爭先躍入一壘旣破眾壘盡亂壘中逸出之賊又經伏兵掩殺蹙逼入河者無算方

逆袁逆遁往金壇丹陽而去奪獲大礮二十一尊礮船旗幟多件據提督鮑超咨報前來臣查句容一城與金壇丹陽鼎足而三實爲金陵之左輔鮑超率師進剿仰賴

天威一戰克之并執二僞王毀五賊壘而金陵亦有日孤之勢裨益全局厥功甚偉所有尤爲出力之提督銜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提督銜記名總兵譚勝達唐仁廉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

旨簡放記名總兵周有勝易昌煥李文益均請

賞加提督銜提督銜記名總兵劉順隆王衍慶記名總兵張玉

田均請

簡放總兵實缺副將銜安徽補用參將黃海清請以副將仍舊原省儘先補用并

賞給勇號副將孫開華請

賞加總兵銜并

賞給勇號總兵銜四川卽補副將陳永康四川卽補副將羅運昌均請無論四川推題副將缺出將該員等先行補授羅運昌并

賞加總兵銜副將段福請遇有副將缺出將該員先行補授并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參將唐得勝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游擊洪容海請以參將儘先補用并

賞加副將銜降人翟本邦張宏發楊文明龔福全張明道張志寬童得勝等潛爲內應圖險圖功均請

賞給守備虛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彙案保獎  
出自

聖恩卽選知府田芬副將銜參將陽茂泰花翎都司易新勝都司黃昌陳光謨花翎守備向忠國等均係力戰陣亡仰懇  
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克復句容縣城并毀寶堰各壘緣由  
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再近日軍情杭州賊酋陳炳文汪海洋等分道犯徽三月十三日唐義訓戰於徽郡之南殺傷相當毛有銘在郡東三十里外迎戰失利十四日羣賊併犯郡城圍攻東北兩門力戰卻之十五十六等日官軍出城奮擊均獲勝仗詎湖州僞侍王大隊續由昌化而來十七日唐義訓毛有銘渡河進剿竟大挫於楊村刻下嶺內遍地賊氛徽休祁黟四城岌岌難保而賊之前隊已紛紛由龍灣婺源上竄江西後股續至者猶復絡繹不絕蓋侍堵輔三巨酋實有二十萬眾臣素所稔知曾經兩次陳奏湖州克復悉數由徽竄江其餘杭德清武康之賊臣不知其詳據報

甚多且整也金壇丹陽業經鮑超會同鎮揚兩軍克復常州亦有克復之信計蘇境各賊皆將繞由浙皖竄犯江西臣現調石埭二營青陽四營入嶺援救徽州又調鮑超全軍回援江西道塗太遠竊恐已落後著欽奉疊次

諭旨垂詢

微臣

能否親往金陵督辦剿賊目下徽境賊勢如此

浩大上游無所秉承

臣

自不宜前赴金陵顧彼失此所有金陵

圍師仍責成曾國荃一手經理圍師諸將中有蕭慶衍部下之

亨中營於昨十六七八等日開餉曾國荃憂惶無計

臣

覆函囑

其欠餉太久不可過繩以法只宜多方撫慰藏此一簣之功又囑其不可令大股衝出貽患他方并囑萬一金陵幸克卽由曾



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銜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以慰

聖懷其詳細戰狀則轉咨官文與臣會奏至漢中髮捻各匪前

聞竄至鄧州內鄉之交頃接稟報鄂軍成大吉等於三月初六

日在樊城附近大獲勝仗賊已全竄豫境該逆欲以舟師水陸

下竄援救金陵斷無可慮所慮者由豫皖陸路衝至鳳潁廬州

巢縣一帶據船南渡圖解金陵之圍是應防者在安慶以下之

江面不在蘄黃以上之江面也臣現咨商楊岳斌彭玉麟於浦

口以上七百里要津渡口節節布置以防漢中東援之賊至鄂

中須用水師該省本有礮船四五百號下游如楊岳斌全軍向

食鄂台之餉朝調則朝往夕調則夕往前准官文嚴樹森咨調

李濟清萬化林二營臣飭派前往想已到矣欽奉十六日  
寄諭飭於楊岳斌彭玉麟二人中酌分一人溯流而上以資防  
剿并統率鄂省陸軍之處候接到官文來咨再行察酌辦理除  
金壇丹陽之克徽州之戰另行分案續報仍俟查明徽軍敗挫  
實情參劾諸將自請嚴議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交部從優議敘

恩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三月十五日接准吏部咨開同治三年正月二

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剿賊節制東南數省  
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著交部從優議  
敘等因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

臣猥以凡庸謬膺重寄轄境太廣柄任過隆事變彌

多智識愈短當咸豐十年初膺鉅任審已量分已深知不克稱職特以其時江浙糜爛不敢畏難謝事姑以菲材承乏其閒待事機之徐轉厥後安慶克復大局稍定臣卽三次具疏請皇上簡派大臣分任其責未蒙

俞允其節制四省之

命臣亦經三次疏辭仰蒙

聖慈垂鑒故臣於浙江兵事并未與聞幸託

皇太后

皇上鴻福東南數省將次削平皆由

聖主知人之哲擢用封疆將帥俾得各展所長收茲成效如臣

碌碌何敢貪天之功掠人之美金陵合圍以來附近各城雖  
已悉爲我有而首逆堅守老巢蕩平尙稽時日蘇杭克復以後  
全局益振而窮寇紛奔求食窺伺皖南游繹江西驅除尙煩兵  
力補過不遑慚懼彌深迺荷

聖恩優加甄敘濫登上考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臣惟有勤以補拙慎以圖功勉持不矜不伐  
之忱益收羣策羣力之助庶幾仰答

高厚深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克復金壇縣城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進次金壇誘賊出戰乘勢攻克縣城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金壇一城續經鮑超率師克復臣於三月二十五日  
附陳大概在案初鮑超旣取句容遂平寶堰五壘該處東北有  
丹陽東南有金壇賊方分踞以與常州相犄角丹陽一路有富  
明阿馮子材會軍攻之其金壇一路灌濠成河自西洋村以達  
城根凡隔小河數十道三月十二日鮑超親督所部渡河競進  
將欲壁於城下俄得馮子材緘報丹陽賊勢暴重商令移師助  
剿鮑超卽派婁雲慶周有勝等率馬步七營畱駐金壇城外而  
自率十四營暫回句容十六十七等日金壇之賊擁衆出城疊

撲我營。婁雲慶周有勝力戰卻之。鮑超回句容。後接馮子材請  
剿丹陽之書。又接臣力保東壩之檄。十九日乃飛馬傳知金壇  
城外各營。盡行撤回。句容以備分援。處之急。甫經傳令。轉念  
金壇撤營之時。恐城賊追躡我後。或致疏失。乃親率全隊。偃旗  
息鼓。於二十日折回西洋村。備擊金壇出巢之賊。遂於後茅山  
一帶。面面設伏。令周有勝曹志忠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左。而以  
黃海清劉得勝等騎隊佐之。令唐仁廉李文益等四營伏於茅  
山之右。而以婁雲慶熊高望等騎隊佐之。金壇逆酋盛明友聞  
官軍撤隊。卽糾城賊二萬餘眾。悉力窮追。官軍伏在山後。屏息  
不動。俟賊追過茅山。正向田隴村落間。迤邐而進。鮑超揮令張



玉田羅運昌張遇春楊友益鄭德亮等突出中路萬槍齊發賊亦以洋槍小隊蜂擁來迎張遇春於羣子如雨之中衝入賊隊賊爲披靡鮑超催動號鼓伏兵四起旌旗滿山黃海清劉得勝等驅馬入陣截賊數段裏雲慶亦率熊高望等從山後抄出橫斷歸路賊不虞窮追遇伏倉皇失措棄械滿道各軍追殺五十餘里逼至金壇西門敗賊不敢進城而城賊亦啓南門盡向三仙關遁走我軍正在跟蹤追剿聞乃丹陽小路出賊一股自北而南循西洋村以至店埠連互不斷勢將出我後路鮑超傳諭各將士暫不入城乘勝分軍縱擊賊受重創前股竄往埠店大路而去後股仍由丹陽小路而逃據擒賊供稱此係常州城外

敗匪取道丹陽欲由建平廣德以上竄者也於是揚隊西洋村以備續至之賊一面移軍金壇卽於二十日收復縣城准提督鮑超呈報前來臣查金壇雖彈丸小邑而旁接丹陽內蔽常州亦賊所必爭之地鮑超因調隊暫回句容恐城賊躡追爲其所乘引軍設伏計破此城不特常州丹陽輔車相依卽金陵老巢愈成孤立實屬有裨大局游擊張遇春奮不顧身疾馳入陣至於受創幾絕尤爲偏裨中難得之材相應懇

恩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卽彙入東垣句容各案查明奏保仰候

恩施至參將鮑昌齡都司宋連陞王正禮均係力戰陣亡并請

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鮑超一軍攻克金壇縣城緣由  
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徽州防軍挫失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浙省賊股上犯徽軍挫失未能遏賊西竄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僞聽王陳炳文僞侍王李世賢各酋由浙境先後犯  
徽臣於三月二十五日附陳大概在案自杭州餘杭既克賊首  
陳炳文汪海洋等黨分道出竄一由昌化出老竹嶺一由孝豐  
出甯國績溪兩縣畢萃於徽郡之東南三月十二日毛有銘率  
所部八營自休甯至郡商之唐義訓出城迎剿十三日唐義訓  
出郡南毛有銘出郡東乃東軍甫抵新營不虞賊之驟至隊伍  
未整猝然應敵前軍旣挫後軍旋亂毛有銘抽刃警眾不能壓  
住陣腳遂相率退入郡城唐義訓在南路之方村迎戰獲勝冒

雨追賊傍夕聞東軍失利亦卽撤隊回城而賊已由吳山鋪分繞桂林又繞出藍田富塢等處自東而北而西面面傳烽直撲城垣郡中大震十四日昧爽我軍旣擊卻撲城之賊唐義訓出城北向江村沙村兩路併進毛有銘出城西分軍爲三一枝赴巖市街一枝抄過鄭村碣田一枝趨古虹橋迎剿於富塢之郊遙望賊旗擁至密不見尾毛有銘督兵前進決戰兩時許部將金茂榮楊德雲曾遇文死之我軍更以排槍環擊猛撲猛進而鄭村碣田之師搏鬪方酣唐義訓亦自江村沙村擊散一股由富塢渡河而來於是合軍夾剿徧搜碣田槐塘棠樾唐模各村落斬馘頗衆賊乃由巖市遁入屯溪圍撲該處營壘矣防守屯

溪之銓字兩營其將官爲羊寅洪良輝被圍之後竭力堅守一晝夜適毛有銘於夜半向屯溪疾進又有汊口三營前來助戰時方天曙該逆不暇蓐食棄釜撤圍多向龍灣上溪口竄去毛有銘卽築營駐師屯溪此三月十三日官軍在歙東挫失十四五日疊獲小勝之情形也十六日唐義訓率隊至齊武見羣賊由山下麥隴中抄出分兩翼來迎卽令勇士昇礮轟之殪賊騎五人步賊爭相奔救我軍包過山麓夾攻賊後自蘇村霞川驅出深渡薄有掄斬俄聞侍逆分股繞竄巖市以西而親督死黨出深渡過河唐義訓知此股之旣多且悍也乃令王品高王華雲李祖祥等各帶哨勇畱駐朱村而自帶親兵及葛清泰一營

馳紮篁墩謀與毛有銘會師禦賊十七日朱村各營侵曉出隊  
行次楊村詎深渡之賊已大至展旗一進洋槍颺發銳不可當  
李祖祥唐廷揚謝捷勝楊德和等死之唐義訓由篁墩督軍繼  
至突陣縱擊初尙得手屢進屢退裹入重圍賀義和左茂中謝  
國雄盧大忠黃炳雲王炳信等又死之時毛有銘適在屯溪上  
游渡隊途次聞警卽飭各營分三路飛援毛有銘自外攻入唐  
義訓自內衝出賊始披靡我軍追過十餘里山坳中忽有伏賊  
一枝鼓噪而出敗賊亦返戈轉鬪剽悍無前各軍戰久力疲自  
知不敵撤隊急走賊且於天晚路雜之中三面掩至遂至步伍  
散亂將士損折棄械爭渡幾不能軍迨二更後毛有銘回營次

日唐義訓回郡賊已連宵西上直逼休甯自是歛休境內無地  
非賊亦無路不梗布長圍以困我郡城而郡東之接踵而來者  
仍復絡繹於道十八十九兩日唐義訓擊退薄城之賊并獲小  
捷休甯守將劉長春等亦於十九二十等日一截賊於溪邊村  
再截賊於汪金橋下汶溪藍田渭橋等處賊知兩城守禦尙固  
乃戰者自戰行者自行由龍灣折嶺分竄婺源境內以達江西  
之德興延及玉山矣此十七日追賊大挫及十六至二十等日  
擊賊小勝之情形也伏查此次竄徽之賊號稱十餘萬眾論徽  
軍眾寡懸殊誠不足以資抵禦然唐義訓毛有銘兩部合計將  
及萬人除守徽休兩城屯溪港口外尙可得六千餘人苟其布



置得宜好謀力戰亦何致寇氣猖獗若此乃毛有銘到防日久而十三日之戰全無紀律交鋒卽退聲威一損賊燄頓熾唐義訓十七日之役亦屬堵剿不力雖倖能保全徽休兩城而臨敵債事咎無可辭相應請

旨將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革職仍畱署任按察使銜記名道毛有銘革去勇號拔去花翎以知府降補仍畱營差委以觀後效臣調度無方并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力戰陣亡之花翎參將金茂榮花翎游擊銜都司李祖祥花翎都司唐廷揚藍翎都司銜守備曾遇文都司銜守備賀義和左茂中藍翎守備楊德雲守備謝國雄

盧大忠監胡守備銜千總謝捷勝楊德和守備銜千總黃炳雲  
把總王炳信等十三員并均請各照本職本銜  
敕部從優議卹所有賊由徽州上犯各軍堵遏不力緣由謹繕  
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聖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江北一律肅清提督李世忠遣散部眾交出城卡呈請開缺回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同治元年九月奉

命統轄滁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卽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竄攻陷和巢二年春間僞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保滁全天六等城僞忠逆屢撲無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逞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剿克復二浦九洑洲江北肅清李世忠函告<sub>臣</sub>處卽請開缺回籍<sub>臣</sub>正在復函熟商閒適聞苗逆復叛壽州失守李世忠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苗黨十月之

抄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淮甸重安該提督正將率師回滁  
乃因壽州下蔡有爭功互鬪之案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  
之說經中外臣工參奏疊奉

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

杜宜魁被害情形詳悉復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

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

臣屢次具奏并聲明俟三月底盡散五城兵勇後由臣奏懇

恩施准令赴任在案旋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文稱世忠於去

臘傷病復發滿擬早得就痊藉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舊

傷亦發卽欲遵照赴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軀至今未能

安葬現擬俟各城交出兵勇盡行撤遣之後扶柩回里安葬并  
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本缺世忠既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缺  
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日  
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久所發餉鹽未克埽售各兵勇川資不  
敷尙未散盡惟全椒天長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併  
退清來安一城亦於四月初二日定卽退出只俟贖價銀到隨  
將各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日  
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盡  
之後遵卽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前來查詢下游文武來皖者  
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

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由李世忠散財和眾綏靖  
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出之五河釐卡業經該撫派  
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長所遣之勇雖稍滋事不  
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官克  
踐前言臣以各城既撤須兵替防無可調撥咨請吳棠派兵防  
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六合而陳自明挑畱  
之二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遠離故土俾游勇之逗畱  
滁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以清界限而便  
稽查至李世忠自投誠以來於今七年屢著戰功捍衛江北前  
此髮逆苗逆甘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上年助平

苗黨決計解兵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又出其  
所藏資遣部下弁勇并捐建滁州學宮捐發滁屬農民牛種又  
欲捐修雉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定  
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  
身引退廣散資財不敢私爲己有尙屬深明大義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并懇  
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李世忠撤勇交城呈請開缺各緣由  
理合專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

再臣前次奏報湖州丹陽均已克復常州亦有得手之說常州  
係據委員探稟臣亦知其不確至丹陽一城係據溧水守將王  
可陞之稟稱於二月十一日克復湖州一城係據左宗棠之咨  
稱於三月初九日克復不知皆係訛傳湖州未克則黃文金楊  
輔清是否由徽入江尚未可知常州未克則蘇軍能否分兵接  
防東垣尚未可知臣倉卒陳奏不實惶悚曷極至近日軍情金  
陵一軍在朝陽神策金川等門外開挖地道十數處賊於附城  
一帶築月圍以拒之三月二十三二十五六等日攻破月圍焚  
其火藥殲斃極眾而我軍前後傷亡亦近三千人當此之時除

卻嚴圍猛攻力禁接濟更無他法賊之由婺源境內闌入江西者一聚德興一撲玉山又將延擾腹地臣前調鮑超率師西援縱使李鴻章派兵替守句容東垣鮑軍亦難速到實恐緩不濟急因派周寬世駐省七營金國琛馬步九營先從饒州一路進援江西未知果否有裨鮑超於尙未援江之際囑令會同鎮揚兩軍力攻丹陽翦除金陵常州之枝葉上游髮捻巨股已竄過隨州棗陽將及黃德二郡意在假道鄂皖東援金陵前奉旨飭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派一人泝流而上統率鄂軍現接官文來咨鄂省江面防剿有李濟清萬化林等師船足敷分布請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商派一人布置九江以下臣卽

商請彭玉麟率師上駛已於四月初九日過安慶初十日由安慶馳赴九江防剿北岸鄂皖江面兼顧南岸鄱湖都昌一帶自徽軍失利後臣慮婺源樂平饒州景鎮或致淪陷不意均得保全且聞竄江之賊因糧食不繼號令不一紛紛逃散仰託聖主威福此股或不足深慮惟皖北陸軍僅潁州六安廬郡巢縣等處置有防兵其餘潛太英霍桐舒等縣皆係昔年髮捻往來熟徑調守無兵空虛可慮臣睹此時事孔棘焦灼彌深惟有力疾調度勉摭危局庶冀仰慰宸廑除各路戰狀彙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

奏

憲陳餉絀情形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部文戶部於三月十六日覆奏摺內稱曾國藩軍營現在月餉每月湖北協濟銀五萬兩湖南協濟銀二萬五千兩四川協濟銀五萬兩江西協濟銀三萬兩外尚有廣東釐金及江蘇釐金等款爲數甚鉅均可源源接濟縱各省報解稍有未齊通盤籌畫亦總可補苴支拄又於三月二十三日片奏內稱曾國藩軍營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川等省每月協餉約計數十萬兩各等語查四川一省除戊午之冬己未之春兩次解過臣營銀二萬五千兩外近五年以來并無絲毫協解之款不知戶部以何處奏咨爲據言四川每月協臣五萬請

旨敕下該部鈔出原案知照臣處以憑查核湖南除東征局另抽半釐外閒有協濟臣處之款然亦無月額二萬五千之多臣處亦未奏定有案本年尙未協解一次江西所謂三萬者當係指去夏奏撥洋稅言之此款僅據關道蔡錦青解過一批銀萬五千兩旋即退還矣廣東釐金係臣所不應得之餉亦臣所最抱疚之端然本年百餘日尙僅解過銀九萬兩徒有專利之名究無救貧之實江蘇釐金係臣分應籌之餉然淮揚各屬向歸漕臣及鎮揚兩防抽收蘇松各屬向歸撫臣抽收蘇軍人數最多臣亦未便遽起相爭僅去秋議定由滬上月解臣台銀四萬亦未能如期按解本年僅解過一批三萬耳戶部所指六省供

臣之餉爲數甚鉅實則所得極少臣向不肯以缺餉危苦之詞  
籲告

朝廷故戶部不得知其詳也江西湖南江蘇川廣五省臣既繼  
陳其略矣此外惟湖北一省與臣處交涉最多然亦無月協五  
萬之款自安慶克復以後於今三年鄂省并未解過臣台協餉  
惟楊岳斌水軍梁美材韋志俊陸軍李續宜舊部成大吉蕭慶  
衍蔣凝學毛有銘四軍厯食鄂台之餉而剿蘇皖之賊戶部所  
稱湖北濟臣餉項或卽指此言之然官文與胡林翼嚴樹森數  
人者素抱剿滅金陵逆巢之志而此數軍者向歸湖北糧台報  
銷之營是蓋鄂軍剿鄰境之賊非鄂省協臣台之餉也自去冬

以來湖北餉項亦絀疊准官文嚴樹森來咨楊岳斌蕭慶衍蔣凝學毛有銘梁美材諸軍鄂台只可發餉六成由臣處湊發一成臣雖勉強應允而臣下窮窘至此本部十萬人無以自存安能更覓一成之餉助供鄂軍相應奏明請

旨飭令官文嚴樹森將此數軍仍照昔年舊例一力供支或於六成之外酌添一二成始終以鄂兵鄂餉助皖助吳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爲之少減又如普承堯何紹彩兩軍本係唐訓方部曲降官以後撥隸臣處檄令分防巢縣廬郡兩城餉項均無著落現在淮甸澄清利源日廣相應請

旨飭下喬松年將此兩軍交該撫調遣餉項由臨淮糧台支發



卽歸該台報銷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又爲少減不勝大幸臣才識愚庸謬當重任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遭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臣所居職位昔年凡六人任之

欽差駐金陵者一人總督駐常州者一人皖江以南徽防統帥一人甯防統帥一人皖江以北下而滁和天六全來歸臨淮控馭者爲東路統帥一人上而英霍潛太桐舒六廬多隆阿等經營其閒者五年爲西路統帥一人微臣謬以庸材兼此六事曾

經兩次奏請

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蒙

俞允今兵弱餉絀顛覆將及而髮捻巨股大舉東犯自英霍以至滁來處處空虛萬一該逆竄踞各城皖北糜爛或并貽患於襄下河臣亦何能當此重咎合無籲懇

天恩飭將皖北西路責成喬松年東路責成吳棠富明阿共籌防剿臣非敢預爲諉過之地實以縣力而兼病軀自度不足捍禦賊氛不得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所有

微臣

辦理竭蹶下情謹附片略述梗概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